



“佛教珍爱一切生命，为什么大师让一名画家来画血淋淋的大屠杀呢？”

“要画！因为我就是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和见证人。”

——星云大师与画家李自健的对话

## 星云大师与名画《南京大屠杀》

### 当年装死才躲过日本兵

星云大师的俗名叫李国深，从小和母亲随经商的父亲生活于南京。1937年12月中旬，日军对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，星云大师年仅10岁，他清楚地记得，当时大雪飘飘，他扛了两个小被单，跟着人潮逃亡流浪。虽然不知道要逃亡到哪里，流浪到何方，心里只希望找到一个安全地带。但在那个腥风血雨的险境中，哪里还有安全可言？

由于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不见了踪影，星云大师就和母亲到处寻找。星云大师回忆说：“母亲和我，一个36岁，一个10岁，她寻夫，我寻父。人海茫茫，尸首遍地，我看到河里面的人头朝下、脚朝上，到处都是尸体，血水渗透到河底下的树叶、泥浆。我还看到路边的尸体被狗给吃掉了胸膛，只剩下四肢。家里养的狗，眼睛都是通红的，我们也很害怕，不知道狗会不会来咬人，只能小心翼翼地一边躲着狗的袭击，一边寻找父亲，还要跨过死尸才能往前走。正想着不知道能不能跨过去，忽然听到很恐怖的脚步声从那边过来了，是一队大声叫骂的日本兵，我和母亲想找地方藏起来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母亲急中生智，一把将我按倒，我们就跟死人睡在了一起……78年前的那场大屠杀，比人间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！”

从1937年冬到1939年正月的一年两个月时间里，星云大师和母亲一直在寻找父亲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母亲失望之极，为让他有条活路，同意他进入南京栖霞寺修学佛法，1949年春，他组织僧侣救护队到台湾，之后创建了“东方佛教学院”。

两岸开放探亲后，星云大师和分别了40多年的母亲见面。此时，母亲已经快80岁，母子俩在谈到南京大屠杀时总是唏嘘不已。

星云大师曾接受媒体采访，在谈到南京大屠杀时感慨道：“许多人都说回忆是美丽的，但我的回忆却是凄惨悲凉的。南京大屠杀对我的影响，

就是让我有家难归、有国难投。那场大屠杀夺去了几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，父亲就在里面牺牲了，可以说是血海深仇。”

### 邀请李自健画下警世之作

为了让世人永远记住那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，1991年，星云大师邀请画家李自健在美国洛杉矶见面，他声泪俱下讲述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，询问道：“李先生，你可不可以画一幅《南京大屠杀》？”

李自健一愣：“佛教珍爱一切生命，为什么要画这血淋淋的大屠杀呢？”

星云大师说：“要画！要画出一幅警世之作，让世界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真实的历史惨剧！我就是这场惨剧的见证人，那横尸遍野、惨不忍睹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。可是，现在一些日本人仍在篡改教科书，参拜靖国神社，妄图否定这段历史。今天，我们这些见证人还在，他们就敢这样做，日子一久，就更难讲得清楚了。李先生，你要画好这幅画，让世界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实。人类这一惨烈的历史悲剧绝不可忘记，决不能重演！”

望着大师凝重的神色，李自健也庄重地答应道：“请大师放心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耐，完成您的殷切期望。”

经过80多个日夜的精心创作，李自健最终完成了注定成为历史名画的《南京大屠杀》。整幅油画分左中右三部分，画面主体是堆积成山的尸体。左侧是两个趾高气扬的日本军人在砍头大赛之后狞笑，其中一个还正擦拭沾满鲜血的战刀，整座尸山背后是硝

烟滚滚的中华大地和奔流滚滚的长江。

当看到《南京大屠杀》这一巨幅画作时，星云大师久久一语不发，泪花却不住在眼角浮动，似乎是在这累累人堆中寻觅着自己的父亲……良久，他擦掉眼泪，鼓励李自健把《南京大屠杀》带到世界各地，随后开始了以“人性与爱”为主题的全球六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巡展旅程。

### 画作捐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

1998年冬的一天，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”馆长朱成山找到李自健，提出希望永久收藏《南京大屠杀》。李自健告诉朱成山：“这幅画虽然是我画的，但所有权属于星云大师创建的台湾佛光山佛光缘美术馆。不过，我会尽快把此事禀报星云大师。”

星云大师接到李自健的报告后郑重表示同意：“此画由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是最好的归宿，能让世世代代的后人参观，可以起到更好更大的作用。”

在2000年12月13日“南京大屠杀”63周年纪念日当天，星云大师将《南京大屠杀》捐赠给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”，永久收藏陈列。

星云大师在捐赠仪式上说：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，大家要继续发愤图强，让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，不要再遭受被别国欺凌的痛苦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对日本的态度，让日本知道，历史是永远存在的，抹杀历史的企图绝难得逞！

摘自京报网

## ■史海钩沉

### 印第安人为何见火不救

每年4月19日是巴西的印第安人日。这一节日在75年前确立时，旨在通过举行各种活动展示印第安传统文化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——铭记和借鉴印第安人的环保理念。

就环保理念而言，印第安人非常“前卫”。历史上著名的“西雅图回信”就是有力佐证。

1852年，美国政府要求购买并开发今天华盛顿州所在的印第安部落土地，当地部落酋长西雅图（华盛顿州府后来以其名字命名）在其著名的“西雅图回信”中，阐述了印第安人的自然观。信中那些曾被美国人视为“荒谬可笑”的观点，如今却深为环境哲学家所称道。

“西雅图回信”强调人与自然几近浑然一体，认为“河流是我们的兄弟”“散发着清香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”。这与当代生态学推崇的“不能仅仅为维护人类利益而保护环境”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。“大地是我们的母亲；大地遭到的一切不幸，都会降临到她所有的儿子头上。”“西雅图回信”40年后，逐利的人群涌入这片土地，让美国人领教了残酷的现实：“灌木丛……消失了！老鹰……也不见了。”

印第安人对自然的辩证思维，出于对自然深刻的理解。印第安人很早就发现，山火与森林既相克，也相生。大火在烧掉老病残树的同时，也消灭了妨碍树木生长的病虫害，使得劫后余生者有了更充足的阳光与养分，而且烧焦的松树皮还为麋鹿等提供了大量营养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亿万年的进化中，很多植物业已适应了间歇周期较长的山火，甚而学会了借力繁衍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及其周围森林中的主要树种扭叶松就是如此——长有一种被树脂封裹的球果，需要113摄氏度的高温才能融化，大火过后很多表面被烧焦熏黑的松果崩裂开，种子得以在灰烬中萌发。为了这一天的“浴火重生”，种子竟可耐心等待达百年之久。

有鉴于此，黄石国家公园将火视为公园生态系统形成的关键因素。过去30年，这里每年都会有“火灾”，多时更是达每年78起。但该公园自1872年诞生之日起，一直借用印第安人“顺其自然（燃）”的山火管控理念：只要不是人为纵火，且不危及生命与财产，就任其自生自灭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涵盖的不仅仅是草本，“相时而动”等动物界的法则也一样适用于植物界。

生活在南美的印第安人，对大自然认识同样理性深刻。其谚语“人类属于自然，但自然绝不仅属于人类”，就是这种认识的理性升华。数千年来已融入自然并将自然视为衣食父母的印第安人，并不一味追求发展上的“多”与“快”，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敬畏自然、保护自然，因此铸就了现代人颇为尊崇的“前卫”环保理念。摘自《人民日报》